唐詩叢話

談詩說詩

溪堂漫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詩談叢

胡震亨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唐詩談叢卷之一

明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四子軼事不少概見惟楊盈川有呼朝士爲麒麟楦一事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義山自咏爾時之四子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少陵自咏萬古之四子

嘗怪陳射洪以拾遺歸里何至爲縣令所殺後讀沈亞之上鄭使君書云武三思疑子昂排擯陰令邑宰拉

辱死非命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排擯不知云何子昂故武攸宜幕屬也覺所生必自此始矣遊凶人間得自免故難哉

杜必簡未見替人之譖非侮宋也宋與杜差肩交正挹宋深聊戲耳宋祭杜文云君之將亡贈言宛轉命子誡妻旣懇且辨其見待之莊實如此

延清張仲之一事吾不能爲之解雲卿弄詞丐寵其猶在末減耳兩人者一憯盡一以壽終抑天道有然

燕公鉉業且未論如何得士子一聯手題政事堂賞借

今宰相有此勝韻否

曲江公滇陽峽詩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讀此欲笑柳子厚一篇小石城山記蚤被此老縮入十箇字中矣柳嘗謂燕公文勝詩曲江詩勝文見采掇素嚮云孟襄陽伴直從牀底出見明皇有諸乎果爾不逮坦率宋五遠矣令人主一見意頓盡何待誦詩始決也

宋人以荊公四家詩不選太白嫌其羨說富貴多俗情而近代王弇州亦謂其上皇西巡一歌地轉錦江成渭水等句不異宋人東狩錢塘封事讖論尤切夫白

亦詩酒自娛跌宕一生者耳安能顧語忌拘教義爲是屑屑者哉詩人各自寫一性情各自成一品局固不得取錦袍豪翰強繩以瘦筇苦藻必同簫吹爲善也

太白永王璘一事論者不失之刻卽曲爲諱失之誣惟蔡寬夫之說爲衷其言云太白非從人爲亂者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其詩曰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又云南風一掃胡塵淨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

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斯言也起太白九原儻亦心服

杜子美傲誕好自誇標其詩嘗向鄭虔言之虔猥云汝詩可已疾會虔妻疝作語虔云讀吾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立瘥矣如不瘥讀句某未聞更讀句某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也余每誦此覺此老稱詩豪舉態躍躍目前爲絕倒是出語林唐撰也

本朝人豈不悉鄭遠謫無從取蜀詩舉似要以借同心期人曲模高詡生面正所謂頰添三毛不必有之而愈肖者後人拈公詩氣劘屈賈壘目短蕭劉牆等爲公大言自負證太實相那能使吟子得眞杜影子看

千載僅有杜詩千載僅有杜公詩遘耳凡詩一人有一人本色無天寶一亂鳴候止寫承平無拾遺一官懷忠難入篇什無杜詩矣故論杜詩者論於杜世與身所遘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詩者實巧

杜陵之依嚴武契分不薄醉斥武父名一事舊史云不爲怍新史云武銜之欲殺而免新史本唐小說以武貽杜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也洪容齋獨以爲武決不肯自比黃祖杜集中詩爲武作者幾三十篇意竝殷至沒後哭歸櫬及八哀詩尤痛似決無欲殺事不如舊史足據其言甚辨雖然武伉暴人也於幕客他可忍肯幷忍其呼父名恬不介意乎言欲殺過言不爲怍亦過重以武有殺章彝之事杜嘗依彝梓州最厚且久處其際不尤難言哉荆南追述詩結舌

防讒柄探腸有禍胎情稍見矣殺機時動幸不犯殺鋒新史殆非全誣若贈答追輓詩中無一語介介則甫之厚而亦風人之義也

王摩詰與儲光羲竝有受僞署一事儲不聞昭雪王昭雪後宦路稍亨或以棣萼故人生一死自難何敢輕議雖然未若李華也華自傷隳節力農甘貧槁終身徵召不起較摩詰知所處矣

高適詩人之達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適議獨與琯左白誤受永王璘辟適獨察璘反萌豫爲備二子

窮而適達又何疑也

岑嘉州罷郡佐幕日正崔甯跋扈杜相委棟時也嗣後鎮帥往往阻命參佐自拔匪易蜀事漸非矣思深哉招蜀客北歸一辭乎蚤智徵焉勸忠寓焉是不當僅以詩人目者

王績之詩曰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隱如是可隱也陶潛之詩曰飢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辭如是隱隱未易言矣白樂天之詩曰冒寵已三遷歸朝始二年囊中貯餘俸園外買閒田如是罷官亦可罷也韋應

物之詩曰政拙忻罷守閒居初理生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罷官如是恐官正未易罷耳韋與陶千古並稱豈獨以其詩哉

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仁者之言也劉辰翁謂其居官自愧閔閔有恤人之心正味此兩語得之若高常侍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亦似厭作官者但語微帶傲未必眞有退心如左司之一向淡耳

大歷詩家包佶最有功名德宗西狩日佶領租庸鹽鐵

閔道遺貢行在王室賴以紓難
十才子如司空附元載之門盧綸受韋渠牟之薦錢起
李端入郭氏貴主之幕皆不能自遠權勢考劉長卿
嘗爲鄂岳觀察吳仲孺誣奏繫獄朝遣御史就推得
白仲孺正令公壻豈長卿生素剛婞不屑隨十才子
後曳裾令公門下歟亦可微窺諸人之品矣仲孺之爲郭氏壻見令公夫人墓誌中
詩道須前後輩相推引李杜兩大家不曾成就得一箇
後輩來殊可惜惟昌黎公有文章官位聲名任得此

事公又實以作人迪後擔子一身肩承史稱其獎借後輩稱薦公卿閒寒暑不避而會其時所曲成其業與其身名如孟郊李賀賈島其人者又皆閉出吟手能偕公翻鬬新異換奪一世心眼傳後以故繼諸人而起者復燈燈相繼續不衰追頌公亦因不衰終唐三百年求文章家一大龍門非公其誰歸（韓門詩派之眾且遠詳見宋張洎論張籍格律中）

或問余退之道學人也史譏其作毛穎傳近戲白樂天謂其病没繇服丹藥而張籍祭以詩亦有坐出二侍

女合彈琵琶箏句似稍蓄聲伎者然歟否耶余曰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闢老釋硬推入孔家廡下翻令一步那動不得

柳子厚汚王叔文黨坐貶荒遠不得昭雪以死惟范仲淹論之以爲觀子厚述作涉道非淺如叔文果狂甚必不交叔文人望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其引劉柳等決事禁中如議罷中人兵權牴牾文珍輩又絕韋皐私請欲斬支使劉闢意非忠乎會順宗病篤皐銜私恨揣憲宗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子厚輩名爲黨

人者豈復見雪史書因其成敗書之無所裁正耳此論亦恕亦確然則韓誌柳墓何無一言爲此事辯乎曰當愈時叔文未可原而其說尚未可盡也李賀之見格進士舉元稹修怨也韓愈之爲賀作諱辨以辨者雖才賀實與稹素分徑激而爲之說也稹黨李逢吉與裴度左愈受裴度知與稹及逢吉左愈集有刺逢吉詩可考道固不同初稹以詩投賀賀誚明經出身不當言詩因結憾倡犯諱事阻其進事見劇談錄

程明道嘗言劉又一生只有兩事作冰柱雪車二詩以

遂身後之名取韓退之金以濟生前之困可謂簡而當矣余每讀此欲絕倒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堪織能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此歐公語雖近謔寫二子窮態頗盡

樂天平生詩文既高立朝議論忠直而有用爲郡守所至有遺愛處謫地不少挫屈於牛李二黨雖與之從游不爲所汚亦不致爲所忮賈禍晚年優游分司有林泉聲伎之奉嘗自敘其樂謂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閒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一皆實錄又深明佛理洞究性原而其所得者全名高壽祿位亦不爲不貴是眞可慕羨者倪思樂天非不愛官職者每說及富貴不勝津津羨慕之意讀樂天詩使人惜流光輕職業滋頹惰廢放之念非蟋蟀風

人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之義也羅大經合此兩家評足盡白氏矣

唐詩人生素享名之盛無如白香山初疑元相白集序所載未盡實後閱豐年錄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則所云交酒茗信有之又從酉陽雜俎得劉青事有刺樂天詩意於身詫白舍人行詩圖者是又人體膚且爲所涅矣豈但疥牆壁已哉因嘆此老得名至此豈不折盡一生福來隨無他虧而禍酷斬祚將無造物

者有意爲之缺陷耶

夢得靖安佳人怨及白氏太和九年某月日感事詩爲武相伯蒼王相廣津作者實有竝銜宿怨故劉先於叔文時斥武宜武有補郡見格之報白嘗因覆策事救王王固不應下石訐白母大不幸事令白有江州謫也事各有曲直而怨之淺深亦分在風人忠厚之教總不宜有詩然欲爲兩人曲諱如坡公之說則政自不必耳

劉禹錫妓有爲李逢吉奪去請以詩不得者又有是李

紳妓贈以詩紳因轉贈者小說非必盡實然以一人詩乾賠既冤白賺亦太倖殊堪胡盧

劉禹錫播遷一生晚年洛下閒廢與綠野香山諸老優游詩酒閒而精華不衰一時以詩豪見推公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蓋道其實也公自貞元登第歷順憲穆敬文武凡七朝同人彫落且盡而靈光巋然獨存造物者亦有以償其所不足矣人生得如是何憾哉

杜牧之門第既高神穎復雋感慨時事條畫卒中機宜

居然具宰相作略顧回翔外郡晚乃升署紫微堤築非遙飢裂先兆亦繇平昔詩酒情深局量微嫌疏躁有相才乏相器故爾自牧之後詩人擅經國譽望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

紫微與元白待張祜一案幾成詩獄初杜與白論詩不合而祜亦常覓解於白失其意後彭陽公薦祜詩於朝元復左袒白奏罷之紫微守秋浦因激而爲祜稱不平與祜交偏厚贈祜詩有不羨人閒萬戶侯句而於元白盛稱李戡欲用法治其詩之說使諸公仕路

相値豈有幸哉獨惜一祜詩受鎦於斯因受盾於斯匪拜詩賜紫微拜詩禍紫微矣歎賢達成心難化至此

溫李皆遊令狐相之門交皆不終溫不終以平昔狠藉口語不愼故恨尙淺李不終以其忘家恩受贊皇黨人辟從宦塗門戶起見恨較深溫楊子院一訴僅置不理李九日感舊詩至幷所題廳閉之不處情可知已士君子出身一有倚托後便去就兩難李錯處不在忘恩正在受恩初耳然亦見當時黨禍之烈其微

蔓亦如此溫李詩皆輕豔溫李集中情詩尤多然妻死府主選樂籍一人贈之自云棲志禪元不納有謝啓辨生平篇什中無賴事非實信爾當非僅挑達一生者

薛大拙在晚唐中自負甚高名譽亦甚盛但屑屑較量官位有舊將已爲三僕射賤身猶是六尚書之歎且自鄙節帥爲麤官若不可一日居者嘗令其幼子具橐鞬見客云與渠消災生當用武之世賤藐武人若爾安得不禍及乎

皮陸以萍合唱和吳中因而齊稱是時皮已登第陸尚困舉場然後來皮不免於難陸以散人扁舟五湖三泖間終享隱居之樂所得又視皮孰多也

唐詩談叢卷之二

明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杜甫詩中每自稱潛夫顧況詩中每自稱悲翁可作對唐詩人別號槩有之如皮日休之閒氣布衣不迂乎元次山既號琦玕子矣復四易其號爲浪士漫郎漫叟瞽叟不太繁乎皆可發一笑者

人知老杜官拾遺不知太白亦嘗徵拜拾遺世以草堂屬杜乃李詩亦恰號草堂集兩大家巧合如此李以拾遺徵在歿後故史不著范傳正墓碑記之

太白每自比相如少時蘇頲所品目也其薦以玉眞公主見魏顥序讒而出以張垍亦見范碑云

老杜宴集往往贊人食味如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之類不一而足至華筵直一金直與估價過矣酸窮可憐於法自當得貧

蘇渙以盜始以盜終其人何如人哉杜稱爲靜者寄詩望其致主堯舜屢譖不已殊可怪湖南後交游益寥落窮途傾蓋許與遂至過濫耳卽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豈獨爲曹將軍言哉

李贈杜止一詩杜憶李有數詩意尤懇至李闊略杜纏綿同調也疑李輕杜者非是

大歷才子及接開寶諸公相倡和者未可縷指錢起司空曙之於王維戎昱之於杜甫其尤著者

唐人詩譜入樂者初盛王維爲多中晚李益白居易爲多

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以名場事入詩自孟東野始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方勺云白公好以

年紀入詩不止百十處後東坡亦然詩不改不工老杜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也今人第哂白香山詩率易不知其詩亦非草草就者宋張文潛嘗得公詩草眞蹟點竄多與初作不侔云

詩人慕同調挹師資多不勝企羨情昔人以得文友詩敵其適遺形其樂忘老非虛也羅紹威慕羅江東詩用魏人沈任集中作賊語號已詩爲偸江東集大是可兒

王轂舉生平得意句市人爲之罷歐李涉贈相逢莫避

詩夜客爲之免剽唐愛詩識詩人何多
人嗜吟便有一種癡興好以詩舉似人博人贊美雍陶
亟揖遊客周朴狂追士人豈伊眞昧見罔抑亦聊寄
賞懷
方采山云詩有態乎哉乃杜有詩態憶吾曹也賦詩新
句穩不覺自長吟此其態也歟可也詩成覺有神與
來縱筆搖五嶽以此言態態乃慚矣今之態甚乎哉
此言有爲而發然實中詩人通病
詩有偶然到處雖名手極力搜索亦不能加楊汝士不

知於此道何如能令白公托言冷淡生活閣筆元笑白善全其名夫豈惟古人之能全其名哉亦其能服善不若今人強顏爭勝甘于出醜無忌耳元稹鎮武昌嘗命從事周復唱酬復辭稹某偶以大人往還獲一第實不能詩賦稹嘆曰質實如是賢於能詩遠矣今天下安得有此等人

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此皇甫湜爲元和時人嘆也嗟乎今纔掇管便罵前輩者多矣湜在當何如致

愾

余嘗與客品摘唐賢詩客輒以爲無庸是此豈欲爲死人請正思我亦以此待彼耳牛僧孺未第時以詩謁劉中山中山爲之飛筆點竄牛唯唯占謝而心實銜之至作相後纔吐中山公愧悔至以之戒子孫王建云人怪考詩嚴此怪字正古今通病也詩非同調豈可浪與言哉

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詩其中非自敘無援之苦卽訾他人成事之由名場中鑽營惡態忮懻俗情一一無

不寫盡

唐士子應舉多徧謁藩鎮州郡丐脂潤至受厭薄不辭如平曾三縑卽旅途之恨張汾二千貫出往還之誇鄙穢種種至所干投行卷半屬謟辭槩出贋勦若小說所稱百錢買自書鋪幷荆南表丈一時乞取者眞堪令人捧腹士風凌夷至此總科舉爲之流弊也

唐實錄載韋執誼從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納夏卿袖夏卿擺袖引身而去豈當時鬻科價尙廉

可第從懷中齎攜耶然納袖法今竟通行
進士科初采名望後滋請托至標榜與請托爭途朋甲
共要津分柄如所云欲得命通問皇崛都雍等諺更
可駭詫矣嗚呼今日得無類之按朋甲唐人有畫圖畫舉子七十八人列二隊指呼紛紜如相嘲競者意諸甲必各有脈路與朝貴通成就人故氣力足以奔走同輩令入隊耳若攪場十惡又是一種無賴舉子禮部得而黜之者非其倫也
王弇州譏唐舉子津私禁臠自比優伶關節俾瑞身爲
軍吏豈知更有從朱三乞薦表後復逃去自潔如殷
文珪者哉名場險行一至此

樂帥子高雞泊殺王鐸一事李山甫導之也史言山甫數舉進士被黜怨中朝大臣故有此舉考鐸傳咸通典試而小說山甫罷舉亦在咸通中山甫被黜卽鐸也豈泛怨哉舉子主司至此塗地盡而唐事益不可爲矣

韋莊在中朝時嘗奏詩人不第者十五人歿者贈官存者補賜進士第嗟乎彼謂一第足重人哉莊亦擢是科者耳建僭號而儼然爲之相何取進士第

劉夢得嘗愛張文昌朝衣暫脫見閒身之句及自爲詩

有云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若不勝宦途遲速榮悴之感曲爲之擬者嗟乎人所繫不能眞脫朝衣長享閒者正以此耳思之能無浩嘆

嘗語客曰讀韓滉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聲伎不必蓄讀白樂天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園亭不必置客曰如此太喫虧了因一笑

唐人仕宦每重內輕外如領郡輒無色欲把一麾江海去見諸詩不一至州縣親民吏尤視爲輕銓曹不甚加意薛保遜有文云嘗於灞上逆旅見數物象人詰

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子生民爲此輩笞撻治之不古此尤其大端歟

韋應物答故人見諭詩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貨遺機杼十縑單慵疏百函愧嘗負交親責且爲一官累唐時仕路亦蚤復重此事令人以守正爲憂私覿行則公道不明禮際盛則剝取必橫以釀亂實隱而大一出縱知邊上事舉朝誰信語堪聽此李涉連雲堡詩也邊上事作不得說不得今古一揆

杜詩云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

鳳城最曉天下大計矣人主守在四夷區區添兵京城足救緩急乎

椓人可畏主兵柄尤可畏唐人諷切及此輩者自況之囚詩居易之司天臺歌李商隱之有感二律外無聞焉即其詩旨亦靡弗譎而晦也使天下不敢言而猶欲恃之以保危祚何怪乎終爲令孜諸奴所誤哉

黃巢之亂禮闈試士出至仁伐不仁賦題士子有錯把黃巢比武王之誚而其時主兵出討巢者且攜姬妾行致幕客有夫人北來不如降巢之謔始知末世人

心肝大抵多同

唐初及第人多從赤尉或幕辟入臺省漸陟樞要非回旋數十年不能致相位迨末季崔昭緯登第七年相柳璨登第四年相矣國事逾亟仕路乃逾捷有國者之殷鑑也

世多以歇後鄭五爲笑柄鄭五未可笑也渠嘗有詩題中書堂云側坡蛆蚀蜦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中無鈍無嘍囉言國運且衰旦夕有愚智同盡之禍也若今人處此則一切諱言矣

唐有殷安者嘗謔其子堪爲宰相曰汝肥頭大而不識
今古噇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我謂肥頭大面能
噇食猶盛時有福氣宰相也若末世只無意智不識
今古七字勾作宰相矣記僖昭時有白衫舉子乞而
歌於市云執板高歌乞箇錢塵中流浪且隨緣直饒
到老長如此猶勝危時弄化權嗟乎使下第舉子甯
爲乞丐無爲宰相天下安得不亡
余每讀韓偓臨歿遺所藏召對燭跋及顏蓬朱葆光諸
人正旦嶽祠號慟望拜舊闕事爲淚落至讀羅昭諫

請錢鏐舉兵討梁又不禁髮上衝冠矣當年誤國者不知幾何人亦又不知易面向何處去獨留此數老爲忠義碩果亦王澤之猶存而詩教之未盡墜地也

唐詩談叢卷之三

明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有唐吟業之盛導源有自文皇英姿開出表麗緼於先程元宗材藝兼該通風婉於時格是用古體再變律調一新朝野景從謠習寖廣重以德宣諸主天藻益工賡歌時繼上好下甚風偃化移固宜于喁徧於羣倫爽籟襲於異代矣中閒機紐更在孝和一朝于時文館既集多材內庭又依奧主游讌以興其篇獎賞以激其價誰謂律宗可遺功首雖猥狎見譏尤作興

有屬者焉

太宗作詩每使虞世南和世南死卽靈座焚之開元帝製春雪春臺望等詩舍人蔡孚稱美請示百僚編國史孚撰偃松篇帝亦令羣臣盡和之後德宗作詩每示韋綬嘗示以黃菊歌綬方疾遽和進勑令頤養勿復爾人主尙急知音如此文宗宸藻不知何如稗史稱其嘗以所製示鄭相覃覃奏乞留聖慮萬機意不悅覃出復示李相宗閔宗閔歎服不已一句一拜懷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始知此道

受諛不受砭明知面諛總不著惱雖天子正與人同
爾歷朝諸帝與羣下賡唱篇目正史不槩具今從實
錄會要類要文館集賢兩京等記遺事語林及冊府
元龜玉海諸類書抄綴於後備考用見風之本自上
云

神堯　翠華殿賦詩　武德七年四月　內殿賦詩　八年
宴王公親屬　五月
宴五品以
上及外戚

太宗　中華殿賦詩　貞觀二年十二月宴突　兩儀殿
利可汗及三品以上
賦柏梁體　五年破突厥　六年閏八
宴突利可汗　幸慶善宮賦詩　月宴三品

以上又九月宴從臣　積翠池賦詩十一年十月宴五品以上各賦一事帝得尚書

定州賦詩十九年征遼班師至州賦　幸靈州賦詩二十年八月時北荒悉平詩勒石　又元武門宴羣臣正日臨朝太原守歲經戰地幸陜還陜竝有詩羣臣屬和

高宗　安樂川賦詩顯慶五年十二月校獵宴侍臣蕃客　狩陸渾賦詩龍朔元年十月　咸亨殿賦柏梁體儀鳳三年七月宴近臣諸親　又七夕元圃宴重九宴竝有詩

中宗　景龍二年七夕兩儀殿九日登慈恩塔閏月九日登總浮持圖十月幸三會寺十一月十五日誕辰二十一日安樂公主出降十二月

幸薦福寺　立春宴二十一日幸臨渭亭三十一日幸長安故城　三年人日清暉閣登高晦日幸昆明池二月八日送沙門元奘等歸荆州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莊七月幸望春宮送節度張亶八月幸安樂公主西莊九日幸臨渭亭十一月安樂公主入新宅十五日誕辰長甯公主滿月十二月十二日幸溫泉宮十四日幸韋嗣立山莊十五日幸白鹿觀十八日幸秦始皇陵　四年正月五日蓬萊宮宴吐蕃使人日重宴大明宮八日立春內殿賜綵花晦日幸滻水二月一日送金城公主三日幸司農王光輔莊二十一日宴桃花園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園

拔河戲三日祓禊渭濱十一日宴昭容院四月一日幸長甯公主莊六日幸興慶池觀競渡過竇希玠宅以上竝賦詩命侍臣和或止命侍臣賦

元宗　開元初麗正院賜學士宴十年送道士司馬承禎十三年登封禮畢洛城酺宴　宴兩相禮官麗正學士送許景先等爲各州刺史及送裴寬蕭嵩張嘉貞崔日知宇文融王晙張說諸重臣幷採訪朝集等使十四年幸甯王宅十五年宴武成殿十二月　登驪山石甕寺端午　宴武成殿十七年左相張說右相宋璟太子少傅源乾曜上官宴

東堂又同宴樂遊園又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十八年八月五日千秋節御花萼樓受賀二十三年張守珪獻捷飲至二十五年花萼樓設宴天寶二載送太子賓客賀知章又送張曙還鄉四載幸朝元閣又花萼樓宴毗伽可汗妻十載御朝元閣觀慶雲十四載宴羣臣勤政樓竝賦詩

肅宗　餞李光弼鎮泗州賦詩乾元二年

德宗　宴麟德殿貞元四年三月中和節宴麟德殿十四年中和節賜宴曲江六年又十七年上巳賜宴曲江亭六年九日賜宴曲江亭四年十年十一年十三年十八年又九月十八日追賞重陽

幸章敬寺餞張建封歸鎮竝賦詩

文宗　幸龍首池賦喜雨詩開成元年　夏日與五學士聯句三年　上巳宴曲江賜裴度詩四年

宣宗　重陽宴羣臣詩　太液亭餞宰臣崔鉉鎮淮南詩

唐才人藝士行卷歌篇不知何緣多得傳徼禁掖如韓翃馮定戎昱錢起諸詩句之類人主往往能舉之豈一代崇尚在此嘗私采之外庭資乙覽故耶興起詩教又不獨在情洽賡歌一節也

唐人詩集多出人主下詔編進如王右丞盧允言諸人之在朝籍者無論吳興晝公一釋子耳亦下勑徵其詩集置延閣更可異者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仍詔撰其集傳後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詩人如此詩道安得不昌徵晝公集牒云勑浙西觀察使牒湖州當州皎然禪師集牒得集賢殿御書院牒前件集庫無本交闕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垂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十日牒載宋刻晝公集後可證

唐試士初重策兼重經後乃觕重詩賦中葉後人主至親爲披閱翹足吟咏所撰嘆惜移時或復微行諮訪

名譽袖納行卷予階緣士益競趨名場殫工韻律詩之日盛尤其一大關鍵

唐時風習豪奢如上元山棚誕節舞馬賜酺縱觀萬眾同樂更民閒愛重節序好修故事綵縷達於王公粔籹不廢俚賤文人紀賞年華槩入歌詠又其待臣下法禁頗寬恩禮從厚凡曹司休假例得尋勝地讌樂謂之旬假每月有之遇逢諸節尤以晦日上巳重陽爲重後改晦日立二月朔爲中和節竝稱三大節所游地推曲江最勝本秦之隑洲開元中疏鑿開成太

和閒更加淘治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環池烟水明媚中有綵舟夾岸柳陰四合入夏則紅藥彌望凡此三節百官游讌多是長安萬年兩縣有司供設或徑賜金錢給費選妓攜觴幄幕雲合綺羅雜沓車馬駢闐飄香墮翠盈滿於路朝士詞人有賦翼日卽流傳京師當時倡酬之多詩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

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爲盛如高適之依哥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中葉後

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流衣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躡級進身要視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後同調萃唱和廣摭言稱李固言在成都有李珪郭圓袁不約來擇諸詩人從公爲一時蓮幕之盛惜其詩不傳惟裴度開淮西幕有韓愈李正封鄜城詩徐商帥襄陽有周繇段成式韋蟾溫庭皓漢上題襟詩集崔璞領吳郡皮日休爲從事有吳士陸龜蒙司馬都鄭壁魏朴顏　及隴西李穀南陽張賁共撰松陵集尙有存者　人故掌籤之遺秩其詩亦應

教之緒篇也歟

唐朝士文會之盛有楊師道安德山池宴集預宴賦詩者有岑文本劉洎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及師道兄續于志甯宴羣公於宅其人有岑文本杜正倫令狐德棻劉孝孫許敬宗封行高各賦一字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體等詩晦日置酒有陳子昂王勃張錫解琬長孫正隱崔知賢高紹高球郎餘令王茂時周思鈞周彥暉周彥昭弓嗣初高嶠劉友賢徐晧陳嘉言韓仲宣高瑾二十人同用華字重宴思鈞彥暉嗣初嘉言仲宣嶠瑾七人同用池字上元夜知賢嘉言仲宣瑾同用春字竝吟流之佳賞承平之盛事師道尚桂陽主官侍中主亦工爲詩志甯天策學士後入相愛賓客

好接引後進正臣官衛尉卿善書陳子昂爲其晦日詩序稱爲渤海宗英平陽貴戚其豪盛可知開元天寶開甯薛諸王駙馬豪貴家多好客時王維詩名爲盛無不拂席迎之蕭代而後勳績富貴稱郭令公元和以來裴令公尤爲烜赫郭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錢起李端十才子俱以能詩出入其門每宴集賦詩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眾稱絕妙或謂宿搆起請以己姓爲韻試之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曖

大喜出名馬金帛爲贈裴居守洛都築園名堂綠野時出家樂與白居易劉禹錫李紳張籍崔羣諸詩人游讌聯句纏錦既奢箋霞尤麗所云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者至今可追想其盛他林泉社會文字雅飲雖詩篇同詫而人地非匹未足爲豪羨可無綴

唐至開元而海內稱盛盛而亂亂而復至元和又盛前有青蓮少陵後有昌黎香山皆爲其時鳴盛者也咸通而後奢靡極矣孳孳兆世衰而詩亦因之氣萎語偷

聲繁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者有之王化習俗上下交喪而心聲隨焉豈獨士子罪哉王弇州云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椒香犯蹕禍始田崔是則然矣不知億昭困蜀鳳時溫李許鄭輩得少陵太白一語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大力者爲之故足挽回頹運沈幾者知之亦堪高蹈遠引旨哉言矣

唐詩談叢卷之四

明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唐人一時齊名者如富吳嘉謨少微蘇李前味道後頲又崎燕許燕公張說小許公蘇頲蕭李穎士華韓柳愈宗元四傑王楊盧駱四友杜審言李崎崔融蘇味道稱文章四友三俊元稹李德裕李紳皆兼以文筆爲稱其專以詩稱有沈宋佺期之問錢郎起士元時人語前有沈宋後有錢郎是也又錢郎劉李合劉長卿李嘉祐稱之亦時人語鮑謝防艮輔元白稹居易劉白合劉禹錫稱溫李商隱庭筠賈喻島熨出顧雲文皮陸日休龜蒙吳中四士賀知章劉眘虛包融張旭一云無眘虛有張若虛廬山四友楊衡符載崔羣宋濟三

舍人王涯令狐楚張仲素大歷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咸通十哲等目許棠張喬喻坦之劉燕任濤吳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栖遠李端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實十二人至李杜王孟高岑韋孟王韋韋柳諸合稱則出自後人非當日所定按楊慎有詩云直用天才眾卻瞋應欺李杜久爲塵憑大歷中人也知兩公身没未幾世已有並稱矣但至韓公始大定耳王孟以下諸合稱則宋人論詩所定也

詩才遲速天分有限賈島三年十字遲自可傳王璘半日萬言速更何取必也捷成爲貴楊師道之當筵立搆王子安之覆被起書李太白之頽面四絕溫飛卿

之又手八韻敏與工兼才斯稱異爾

詩人蚤慧者權德輿三歲能變四聲又四歲能賦詩五歲令狐楚能詞章林傑口占王霸壇詩六歲王勃善文詞楊牢題彈棊局七歲李百藥能屬文駱賓王詠鵝杜甫詠鳳李泌知為短之製名動京師八歲劉晏獻封泰山頌楊嗣復知屬文九歲王維知屬辭元稹工屬文十歲李白通詩書十二歲李乂工屬文十三歲楊收善文又蘇頲史稱其幼詠死兔及嘲尹字不知是幾何歲白居易生七月即識之無二字及汪先范氏子之類尤多其或夭折或富貴壽考亦皆不可一律論

科名之高者崔元翰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及制科三等勑頭咸首捷武翊黃府選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勑頭時謂武氏三頭章孝標贈翊黃詩花錦文章開四面天人科第占三頭是也又張又新時亦號三頭

詩人年高者賀知章八十六秦系羅隱竝八十餘員半千九十四邱爲九十六蕭德言九十七而王季文劉商施肩吾陳陶黃損世皆傳其仙去尤不可以年甲計者且未論眞否貴穩吟膽使無預愁惟盧昇之師

資孫思邈復主其家四十上不免小厄孤負與活神仙相處一番耳

胡元瑞嘗考唐人父子兄弟文學竝稱及諸家生平遘遇窮達之不同載詩數外編讀者觀其人而論其世家之盛者固可慕遇之窮者猶可引而自慰也爰稍增訂錄左方

父子則薛收薛元超李百藥李安期褚亮褚遂良許叔牙許子儒宋令文宋之問趙武孟趙彦昭敬播敬之宏陳子昂陳光沈佺期沈東美賈曾賈至蘇瓌蘇頲

李適李季卿崔日用崔宗之蕭嵩蕭華李善李邕張說張均崔湜佐崔元翰杜甫杜宗武房融房琯鄭繇鄭審蕭穎士蕭存獨孤及獨孤郁張毅夫張禕郗純郗士美樊澤樊宗師裴倩裴均歸崇敬歸登劉禹錫劉承雍路泌路隨李懷遠李景伯于休烈于肅張薦張又新李端李虞仲韋表微韋蟾韋貫之韋澳段文昌段成式皇甫湜皇甫松苗晉卿苗發李程李廓李泌李繁韋綬韋溫崔羣崔亮楊凌楊敬之崔璩崔渙溫庭筠溫憲韋孝標韋碣劉迺劉伯芻劉三復劉鄴

鄭亞鄭畋李磎李沇又張文琮二子戩錫韋安石二子陟彬包融二子佶何王景三子之咸之賁之渙呂渭四子溫恭儉讓穆甯四子質贊員賞竇叔向五子常羣牟庠翬劉知幾六子貺餗秩棠迅迥兄弟則孔紹安孔紹新蓋文懿蓋文達馬敬淳馬敬潛秦景通秦煒路紀路鼓崔湜崔液席豫席晉周思茂周思鈞杜易簡杜審言韋承慶韋嗣立來濟來恆崔日知崔日用薛曜薛稷王維王縉皇甫曾皇甫冉崔敏童崔惠童元結元融蔡希周蔡希寂李渤李涉暢

當暢諸柳公綽柳公權許康佐許堯佐楊虞卿楊汝士柳中庸柳中行李翰李觀馮宿馮定李遜李建吳通微吳通元鄭仁規鄭仁表柳渾柳識唐臨唐皎周繇周繇三人者自前王之渙兄弟外張文琮張文瓘張文收沈佺期沈全交沈全宇喬知之喬侃喬備李乂李尚一李尚貞楊憑楊凌楊凝韋綬韋縹韋純蘇冕蘇弁蘇衮白居易白敏中白行簡韋述韋迅韋逌四人者自前呂穆二家外楊發楊假楊收楊嚴五人者張知謇知元知晦知泰知默及前竇氏連珠六人

者王劇王勔王勃王劼王勸及前劉貺兄弟七人者趙夏日趙冬曦趙和璧趙安貞趙居貞趙頤貞趙彙貞八人者賀德仁賀德基劉知柔劉知幾等同號高陽里此外如崔莅等兄弟四人崔瑤等五人崔邠等六人崔琯等八人竝載唐史又閻人林藻一家兄弟九牧載地志然率以爵位顯大抵兄弟齊名聲實相副者三人則已盛矣四五以上惟王竇二氏庶幾自餘張趙諸人雖當時竝有名字亦未必盡然姑錄以備數若三羅同姓通譜原非眞屬連枝所不槩入

祖孫則孔紹安孔日新姚思廉姚璹岑文本岑羲員半千員俶杜審言杜甫張鷟張薦許敬宗許彥伯韋嗣

立韋宏景杜佑杜牧鄭絪鄭顥唐次唐彥謙殷侑殷盈孫唐臨唐紹馮宿馮涓高士廉二孫球瑾魏徵謨于志寧休烈狄仁傑兼謨李敬元紳之類以世次稍遠不錄

父子祖孫三世者徐齊聃子堅堅子嶠武平一子就就子元衡儒衡崔融子禹錫禹錫子巨李栖筠子吉甫吉甫子德裕錢起子徽徽子可復可及翊柳芳子冕登登子璟柳公綽子仲郢仲郢子璞璧珪玭鄭餘慶子澣澣子處誨從讜又陸餘慶孫海海孫長源四世者王播子起起子龜龜子羲盧綸子簡能簡辭宏正

簡求簡能子知猷簡辭子貽殷宏正子虔灌簡求子汝弼嗣業嗣業子文紀內盧氏尤文彩與官爵同盛

史稱鬱爲鼎門云

開元以前詞人鮮弗達者天寶以後才士鮮弗窮者卽閒有之然弗數見也第今製作行世則皇龍垂拱百不二三大歷元和十嘗五六造物乘除亦巧矣輒據

唐人雜說類次數條以見其槩云

唐書云太宗以海內漸平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才俊與選者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陸德明于志

甯蘇世長褚亮姚思廉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蔡允恭顏相時薛收蓋文達蘇旭薛元敬許敬宗後收卒以劉孝孫補之世謂十八學士擬於登瀛洲焉

右唐初太宗世顯者天策所收顏師古褚遂良等尚不止此

又云景龍二年中宗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李嶠宗楚客趙彦昭李嗣立爲大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元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

閻朝隱韋安石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爲直學士

右高和世顯者先是武氏修三教珠英徵天下文士二十六人徐彥伯爲首餘率前諸學士張說王無競富嘉謨亦與焉

元宗紀開元元年夏郭元振同三品秋張說爲中書令冬以姚崇同三品盧懷慎同平章事四年冬宋璟爲黃門監源乾曜蘇頲同平章事八年春張嘉貞十四年夏李元紘二十一年春韓休冬裴耀卿張九齡俱

同平章事

右元宗開元中宰相至十數人皆文學士也先是又有魏知古等古今詞人之達莫盛此時繼之林甫國忠雖天資險猶然俱以不學稱唐治亂判矣

席豫傳云豫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張九齡先後掌綸誥又蘇頲蘇晉賈曾賈至齊澣王邱李又等竝以文學爲中書舍人

右二則初盛閒詞人顯者

賀知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楊州張

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兗州兵曹巨監察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爲懷州司戶集賢直學士數子人閒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賞神龍中有尉氏李澄之善五言詩蹉跌不偶六十餘爲參軍卒又唐新語云長壽中滎陽鄭愔資詩知名年老甫授一尉之官未幾卒二事甚類

右初盛閒窮而閒有達者

國史補云開元以後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邕王江甯

昌齡 李館陶 鄭廣文 虔 元魯山 德秀 蕭功曹 穎士 張長史 旭 獨孤常州 及 崔比部 梁補闕 肅 韋蘇州 應物

右載唐詩紀事崔比部李館陶不列名按是時詩文有重望而不甚顯者崔則崔顥崔曙李則李翰李華舍四人外無赫稱必居一於此

明皇雜錄云天寶末劉希夷王泠然王昌齡祖詠李若虛張子容孟浩然常建李白劉眘虛崔曙杜甫雖有文章盛名皆流落不偶

右二條盛唐詩人窮者李杜古今流落之魁然置諸人

中覺猶爲顯達也一笑

丹陽集云潤州延陵有包融儲光羲曲阿有丁仙芝綏氏主簿蔡隱邱監蔡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朝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戴句容有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甯有右拾遺孫處元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庭武進尉申堂搆十八人皆有詩名

右亦多盛唐閒人吳揚所產也殷氏敘其履歷但一二稍顯自餘布衣冗秩旁午篇中豈此方當時遂無貴

且文者耶

盧綸傳云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號大歷十才子綸戶部郎中起考功郎中發都官員外峒右補闕湋右拾遺審侍御史宦俱不甚顯獨中孚侍郎猶知制誥差著而端竟終杭州司馬時秦系劉方平布衣顧況司戶于鵠從事張南史參軍厄尤甚焉

右中唐詩人之窮者嗣是權武裴元韓白諸公驟顯元和遂以中興繼之郊寒島瘦藉盲仝枉二李賀觀歐陽

竝天其窮益又甚矣

劇談錄云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其間有名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濤貝麻來鵠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鄭瀆何涓周鈐宋耘沈駕周繇以詞賦顯賈島平曾李陶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著張維皇甫川郭鄴劉延暉以古風名皆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內與虛薄竊聯名級者殆不可同年語矣

右晚唐詩人窮者如此其眾又過於前然司馬羅隱輩

尙不止是今製作多不傳徒空名寄於簡冊雖頗勝當時華要亦可悲也

唐舉子不中第者語林劇談所紀外又有來鵬宋濟嚴惲王璘李洞胡曾張祜江爲盧汪孫定許瑶瑶後爲羽流

歐陽澥李山甫司馬禮等大率皆晚唐而盛唐則老杜以不第獻賦其他孟浩然等雖布衣然非舉子也諸人生不成名今紀載又將沒沒余惜而詳著之

王弇州嘗爲文章九命之說備載古今文人窮者今摘

唐詩人稱加訂定錄後

一貧困杜甫浣花蠶月乞人一絲兩絲鄭虔履穿四明雪飢拾山陰橡蘇源明蔗照字垢衣生蘚王季友賣履自給陽城屑榆作粥不干鄰里賈島嘆鬚絲如雪不堪織衣孟郊苦寒恨敲石無火盧仝長鬚赤腳灌園自資周朴寄食僧居不能娶婦二嫌忌張九齡李邕蕭穎士見忌李林甫顏眞卿見忌元載武元衡見忌王叔文韓愈見忌李逢吉李德裕見忌李宗閔白居易見忌李德裕張祜元白竝沮其進溫庭筠李商隱見忌令狐綯韓偓見忌崔允三玷缺四傑輕浮沈宋險猶李嶠浮沈致責蘇味道模稜充位張說大肆苞苴賀知章縱心沈湎王維鄭虔儲光羲李華陷身逆虜柳宗元

劉禹錫躁事權臣劉長卿怨懟多忤嚴武驕矜無上李白見辟王秦系出妻獲謗崔顥數棄伉儷元稹改節奧援李德裕樹黨掊擊李益感恩藩鎮四僊蹇四傑內盈川僅至令長李杜淪落吳蜀孟浩然以禁中忤旨放還終老薛令之以苜蓿致嫌奪官蕭穎士及第三十年纔爲記室沈千運窮老五十年以王昌齡詩名滿世死王之渙屢遲一尉賈島溫飛卿皆以龍鱗魚服顛躓不振孟郊公乘億溫憲劉得仁潘賁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第或方鎮一辟憔悴以死至其詩所謂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十上十年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塵一領青衫消不得著朱騎馬是何人又有揶揄路鬼憔悴波臣獼猴騎土牛鮎魚上竹竿之喻噫其窮困亦甚矣

五流貶流徙則李義府鄭世翼盧藏用沈佺期宋之

問元萬頃閻朝隱郭元振崔液李善李白吳武陵貶
削則杜審言杜易簡韋元旦杜甫劉允濟李邕張說
張九齡李嶠王勃蘇味道崔日用武平一王翰鄭虔
蕭穎士李華王昌齡劉長卿錢起韓愈柳宗元李紳
白居易劉禹錫呂溫陸贄李德裕牛僧孺楊虞卿李
商隱溫庭筠賈島韓偓韓熙載徐鉉六刑辱杜審言
爲州僚搆繫被邏卒毆縛賴孝子得伸溫庭筠訴鎖帥不理劉長卿李太白吳
武陵竝先就刑囚纔起貶所王無競李邕盧崇道俱身受杖然後殞亡
七天折范攄子七歲能詩十歲卒林傑六歲能文十七歲卒李賀二十六

王勃二十九　八無終張蘊古劉禕之李福業王劇王勔范履冰苗神客陳子昂王昌齡李邕王涯舒元輿盧仝姚漢衡劇燕路德延汪台符郭昭慶鍾謨潘佑以冤鄭愔宋之問崔湜蕭至忠薛稷蘇渙江爲宋齊邱以法駱賓王張巡顏眞卿溫庭皓周朴孫晟以義王無競劉希夷以讒薛能皮日休以亂盧照鄰以水伊璠以猛獸九無後楊炯絕後葬兄弟手宋之問有文哀之李太白蕭穎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俱爲俗人妻崔曙一女名星白居易一姪曰龜王維四弟無子陽城三昆不娶崔玨張又新皆有二子而崔子竝見法張子竝沒于水

弁州云古人謂詩能窮人夫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榮顯人所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祕則眞宰默讎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故呻佔推琢幾於伐性之斧豪吟縱揮自傳爰書之竹矛刃起於兎鋒羅網布於鴈池是二合也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爲之愴然以慨

唐詩談叢卷之五

明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唐人作詩本事諸稗說所載資解頤多矣其閒出自傳會借盾可攻者蓋亦有焉爰摘一二左方餘可概云

靈隱長明燈下駱宋續吟事人以舉義者不死快信之雖然非實也此無論駱之元有與宋往還詩宋之問亦有敘四子之歿文字不至不識面孔（宋文載文苑英華祭文類）即此詩屬對合掌體拗澀那得宋句在內好事者第偷取駱集冒之宋添作一段話耳但細看本詩自辨

戎昱爲京兆尹李鑾所知欲妻以女嫌姓僻令改不可而止後憲宗嘗舉其和親而忘其人顧左右是姓名稍僻者左右舉昱對帝頷之昱姓固僻然其上崔中丞詩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諾從來擬殺身求知激切之辭與改姓事無涉也范攄欲傅合爲一并易詩中移性爲移姓使昱一生作詩下一嫌字不得不大苦乎（高獲對光武臣受性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見范史）

說者謂王建作宮詞爲王守澄所持獻詩末句有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句守澄懼而止今觀

詩全篇竝敘樞密內庭恩寵祕密事故以是結之益致豐詮意言非自向人說人那得知耳此豈挾制語哉唐時詩人於宮禁事皆盡說無忌楊阿環孟才人尙入篇詠建詞有何嫌必制人以自全也

李涉井欄砂贈詩一事或有之至此盜歸而改行八十歲後遇李彙征自署姓名爲韋思明備誦涉他詩瀝酒酹涉則雲溪友議所添蛇足也唐人好爲小說或空造其事而全無影響或影借其事而更加緣飾卽黃巢尙予一禪師號爲僞造一詩實之況此小小夜

刦乎

小說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溫庭筠庭筠誚其出莊子不知綯怒之卒不登第庭筠詩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謂此考庭筠詩原爲哭亡友作云終知此恨難消遣狐負南華第二篇嘆己不能齊物如莊周之忘哀也溫之嘗誚令狐相未必虛而此詩則何嘗爲令狐發也耶

有云曹唐寓江陵寺亭沼閒得句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閒無路月茫茫明日還坐沼上見素裳女子步詠前

句迫訊之遽沒數日唐考殂此乃唐劉阮遊仙詩洞裏有天云云元不說水底人改之以就所云池沼者詩讖故有之然率然自出胸臆故驗何須人點竄代爲之歟

唐詩人名誤者王績藝文志誤作勣紀事又誤以爲有此兩人皆非是

盧鴻一新唐書本傳去一字單名鴻誤

賀朝萬齊融賀萬姓也舊唐書以賀名朝萬而分齊融爲姓名誤今從梁肅越州開元寺碑李華潤州鶴林

寺碑改正

張祜之祜人多作祐字者小說張子小名冬瓜或以譏之答云冬瓜合出瓠子則張之名祜不名祐可知矣喻鳧喻坦之兩人也品彙爵里考以坦之即鳧之字混爲一人今考宋陳直齋書錄各有其集文苑英華兩人詩亦分載調各不同而謝皋羽睦州詩派載新定之以詩鳴於唐者二人實並列焉尤文獻在本鄉足據者也

李白蜀人非今山東人也山東李白之說出於杜詩云

山東者乃當時關東海稱戰國策及史記范雎傳皆有山東稱之意白時正寓關東故耳舊史傳白不書郡望援杜句直書爲山東人史例之變然實非以其嘗家任城而云山東也齊魯之稱山東自元始唐時此地尚隸河南未有今山東稱今東省通志據杜詩徑收白爲山東人而蜀楊用修起爭之以白嘗自比謝安稱東山李白并欲改杜詩之山東爲東山用概絕東省借白之疑端抑知白東山山東兩稱原各不相蒙者乎

韋應物正史無傳賴國史補數語足存其生平爲人及

官閥之概當時仕只蘇州刺史而止未嘗又別爲他官沈明遠爲補傳較國史尤詳備而刺蘇而後復有江淮鹽鐵轉運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一銜則采自劉禹錫舉自代狀其搜補亦云勤矣今考白樂天集有書與元稹論應物云其詩身後人始知貴此書作元和中而劉之狀稱太和六年則應物歿已久矣當另是同姓名一人耳蘇州正不藉卿銜重何庸誣之

唐中葉僧道內殿供奉竝有法號之賜至末季濫觴極

矣偶檢得杜光庭釋貫休兩頭銜錄之以資一噱

杜光庭銜　唐引駕傳眞天師特進檢校太傅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崇眞館大學士上柱國彭城郡蔡國公宏教大師金門羽客文章應制內殿供奉三教談論廣成先生食邑五千戶實封一千六百戶賜紫某出道藏

貫休銜　大蜀國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麟殿引駕內供奉經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教元逸大師守兩川僧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某畫苑

靈澈一遊都下飛語被貶廣宣兩入紅樓得罪譴歸貫休在荊州幕爲成汭遞放黔中修睦赴僞吳之辟與朱瑾同及於禍齊己附明宗東宮談詩與宮僚高輦善東宮敗幾不保首領畢竟詩爲教乘中外學向把茅底隻影苦吟猶恐爲梵網所未許可挾之涉世同俗人俱盡乎

唐名緇大抵附青雲士始有聞後或賜紫參講禁近階緣可憑青雲士亦復借以自梯如陸希聲韋昭度以澈誉兩師登庸尤其可駭異者君子於此嗟世變已

從來羽士解化未有不以爲得仙者其詩亦往往非眞如眞仙通鑑所載李昇與元白共飲詩雲房先生傳亦有之黃損得仙歸所題詩門前鑑湖云云卽賀季眞詩蓋皆好事者所綴合也嘗疑許遜晉人至唐顯呂巖唐人至宋顯定屬僞托顧舉世信之不能奪耳

女子能詩者有矣惟宋尚宮姊妹五人爲異下此威光裒三人亦所罕覯恨失其姓尚宮宋之問後裔也見雲溪友議陸暢催妝詩一則內又如吉中孚張氏孟昌期孫氏元稹裴氏杜羔劉氏元載王氏彭伉張氏

李拯盧氏竝作合有緣無慚對撰尤爲人世有數夫婦第未知鏡中影太皿豐雅副韻藻否耳爲一笑

唐人雜體詩見各集及諸稗說中者有五雜俎始於漢顏眞卿與畫公諸人有擬　兩頭纖纖漢人有兩頭纖纖月初生古辭唐王建有擬建又有擬古謠一東一西隴頭水亦兩頭纖纖之類　盤中詩始漢蘇伯玉妻寄夫詩寫從中央周四角屈曲成文名盤中至竇滔妻蘇氏益衍爲璿璣圖天寶二載范陽盧丹王氏撰迴文詩八百十二字字數與璿璣圖同又會昌中有張暐爲邊將不歸妻侯氏作詩繡作龜形寫意上之朝乞夫歸皆盤中之類　離合字相折合成文始漢孔融唐權德輿有離合詩時人多和之　迴文晉傅咸有迴文反覆詩溫嶠有迴文虛言詩唐人劉賓客及皮陸倡和竝有迴文詩集句亦始傅咸昭宗時有同谷子者集五子之

歌謠

時政風人詩　此與藁砧體不同藁砧如隱謎理資箋解此則以前句比興引喻後句卽覆言以證之或取諸物如子夜歌擲門不安橫無覆相關意或取之同音如懊儂歌桐樹不結花何由得梧子微旨所寄無假猜摧而知有人以其近于詩之南箕北斗可備采風故命爲風人詩張祜皮陸爲多迴

波詞　其詞先以迴波二言引端三句句六言始則天朝盛于中宗時倣者歌以丐寵而忠者亦倣以寓規

大言小言了語不了語　宋玉有大言小言賦晉人倣之爲了語危語唐顏眞卿有大言小言雍裕之有了語不了語眞卿又有樂語饒語滑語醉語諸聯句晝公更有暗意遠意樂意恨意亦此類也

縣名州名藥名古人名四氣四色字謎等　類縣名起齊竟陵王子良州名起梁范雲唐皮陸有縣名離合詩藥名起齊王融及梁簡文唐張籍皮陸有藥名離合詩古人名詩未詳起于何人唐權德輿及皮陸竝有古人名詩四氣亦起王融范雲唐雍

裕之有四氣四色等詩字謎起鮑照井字等謎唐蘇頲有尹字謎李太白有許雲封謎又有故犯聲病全篇字皆平聲皆側聲者又一句全平一句全側者全篇雙聲全篇疊韻者律詩有側句并用韻故犯鶴膝者縷舉不盡皮陸有全篇平側詩溫庭筠與皮陸又並有全篇疊韻詩王蠙園蘅炷紅蕖湖待燁黃華梁武帝後牖有朽柳侍臣和云梁王長康强此純用疊音詩也杜子美卑枝低結子接葉暗藏鶯白樂天量大嫌酤酒才高笑小詩此閒用疊音隨其語意所到輒成之者之純用涉于戲閒用更于篇法中增一巧詩料入二老神爐中碩鐵無不成金耳上下雙用韻章碣東南路盡一律正韻押天船眠邊上四句又押畔岸看算此正入病中之鶴膝章自號爲變體詩云

以上並體同俳諧然猶未至俚鄙之甚也其最俚鄙者

有賀知章之輕薄祖詠之渾語賀蘭廣鄭涉之詠字蕭昕之寓言李紓之隱語張著之機警李舟張彧之歇後姚峴之譎語影帶李直方獨孤申叔曹著之題目黎瓘之翻韻見國史補及雲溪友議諸書皆古來滑稽餘派欲廢之不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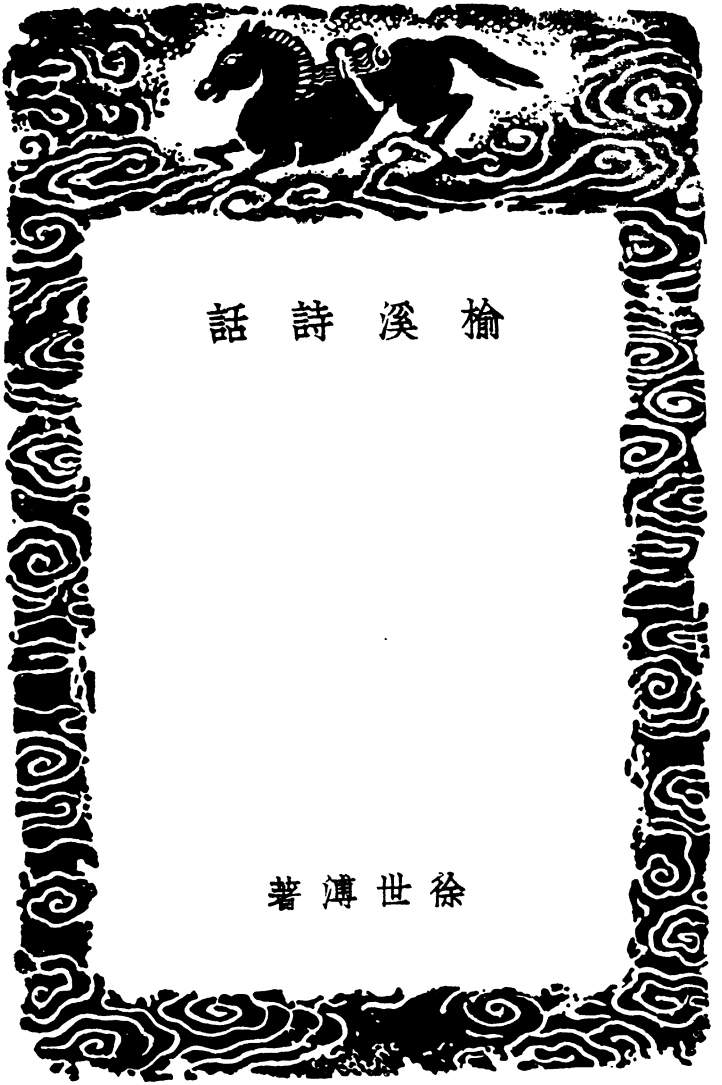
韻牒始段成式段押句好押窮韻惡韻其平聲好韻不僻者書竹簡稱爲韻牒又有遞聯細班竹爲之以白金鎖首如茶挾形分客以免互送之煩今韻牌之類是也

詩箋始薛濤濤好製小詩惜紙幅長賸命匠狹小爲之時謂便因行用其箋染潢作十種色故詩家有十樣蠻箋之語

詩筒始元白白官杭州元官越州每和詩入筒中遞之白有詩云爲向兩州郵吏道莫辭來去遞詩筒

或問詩板始何時余曰名賢題咏人愛重爲設板如道林寺宋杜兩公詩初只題壁後卻易爲板是也又問今名勝處少有宋杜句而此物正不少奈何余曰亦有故事劉禹錫過巫山廟去詩板千留其四薛能蜀

路飛泉亭去詩板百留其一有此辭手



榆溪詩話

徐世溥著

本館據豫章叢書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榆溪詩話

新建 徐世溥 巨源 著

詩何莫而不出于三百篇耶卽以聲字言之詩有複字有雙聲有疊韻有閒叶有換韻試舉一二則關關嘒嘒萋萋莫莫複字也窈窕崔嵬虺隤疊韻也參差輾轉雙聲也流之求之徂矣猪矣閒叶也莫莫是濩爲絺無斁換韻也悠哉悠哉則迴紇言告言歸害澣害否乃急板一開卷而得之矣夫自騷賦樂府以至近體詩餘詞曲何莫而不範圍于三百哉

明良賡歌倡和之始也柏梁七言聯句之始也以外則皆源三百篇矣我姑酌彼金罍何必他尋六言之始乎維以不永懷何必他尋五言之始乎螽斯羽麟之趾何必他溯三言乎且往觀乎洧之外還予授子之粲兮何必他溯七言乎委蛇退食迴文之嘯矢也坎坎伐檀楚些之唱于也關關雎鳩已見四平采采卷耳已具四上信誓旦旦則四去聲之純白石鑿鑿實四入聲之備踊躍用兵遑恤我後錯綜該四聲者不可勝數也順之有涇以渭濁鍾鼓既設諸句矣逆之有不見子都勿替引

之諸句矣居諸北之方言也乎而齊之方言也牆茨琐分疊也字爲文采唐中谷重矣字爲篇鄘衛之熟音也杕杜采苓之用焉檖笱南山之用止齊晉之語助也知此而後見大招之用只已不如招魂之用些蓋不待較其文辭也故文莫流利于風人莫典奧于雅頌

變雅頌而爲風者九歌乎如以楚茨大田祈年之什清廟我將祿饗之章降工歌而使巫舞之優唱之也知騷之改比興而爲賦也知九歌之變雅頌而爲風也始可與言詩矣

大東其離騷之葭吹與指歎星河俯仰衣履超忽陸離非夫採擷蘭杜媒求姚宓者不能躡其奇蹤也無羊之繪事至于降阿飲池負簁何笠寢訛之異麾升之同諸態畢具使韓幹戴嵩爲之何以加此昌黎得之以作畫記斯亦善乎能臨摹者矣

先之以生民次之以篤公劉又次之以緜次皇矣次文王而配之以大明思齊則周之本紀內外備矣崧高烝民皆世家也江漢常武並列傳也谷風之同心見怒氓之信誓不思眞怨淫悔千迴萬疊更充棟小說鏤心之

文無能及其一語者

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仲宣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之所出耶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則元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其接響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休文竊之曰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與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三閭之本領也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太白之本領也惟有摩尼

珠可照濁水源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予美之本領也不知此而區區求之讀破萬卷林栖十年者早失自身面目去李杜奚啻萬里唐人如王昌齡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日月蕩精魄寥寥天府空蓋亦有所得者韋蘇州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擊雷轉空山驚便引起東坡若言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諸語此乃反落窠臼蹊區至于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則妙入不言之表矣

春秋以後無復采風陳詩之舉故列國享燕其卿士亦惟歌舊什而已未聞陳靈以後有新詩者一變爲騷遂啟賦端而比興亡于賦至漢安世房中歌居然雅頌矣然而非風也十九首眞得風人之旨與音矣然出于士大夫所爲而非民間之作亦不可以爲風也古者之風皆可絃歌則非獨雅頌爲樂矣自郊祀鐃歌作而以樂府爲雅頌于是乎雅頌遂亡于樂府五言作而以古詩爲風于是乎風又亡于古詩其出自民間而爲風且入樂府者惟子夜諸歌而其辭淫其聲靡又不可以訓也

詩餘與詞曲已朕兆于此而古詩盡亡矣故詞曲者風與樂府之流而合也自士大夫爲詞曲而民間之歌莫采于是樂府獨流爲曲而又與風分矣

安世房中歌所謂七始者七音也即琴之七絃簫之七調也以此起調故謂之七始宋人以管合絃字定律今試用之即得其解詩家不達樂故從前注不明耳

斷竹采葛窮劫之曲等即趙燁作皇娥帝子歌落葉哀蟬曲等即王子年作耳悉收入古詩者是未具論世之眼要與一書之中凡所錄詩歌能辨其某首爲著書者

所作某首爲著書者所述乃爲具眼如蘆中人及河上歌則又非趙燁作也燁傳有此古歌及他事遂衰益之而作吳越春秋耳拾遺記則盡子年所撰矣又凡賦中之詩乃賦之兼帶敘事者必有詩詩本是賦語並不當收入古詩收之謬也近見魏人清河見挽舡士新婚與妻別作或刻之以爲蘇武妻苔夫詩者此不過十數年內事卽詩紀詩所未嘗爲此僞也此最可恨凡此者皆爲務多之故夫古不在多如周鼎商彝有一眞者足抵連城豈以滿案爲勝耶南榮子曰斷竹之質雖後傳而

有本卿雲之文較喜起而太華論世論文當衡之于志氣升降之際臧顧渚詩所多取稗說中詩故斷自盛唐而晚音時見馮北海少此弊獨陶峴西塞自屬商角之音

十八拍淺俗之極不但非唐經生作也要是元宋俚儒所擬耳視悲憤詩相去豈但萬里悲憤五言詩似是三首其七言三十八句者恐卽是胡笳詩後人被以聲爲十八拍耳於忽操乃王禹偁僞作宋文粹載之甚明近代好古者彙萃先秦兩漢詩文惟恐其不能多輒有明

見其爲某僚在某集而故收之者非獨不能辨贋而公然欺當世以爲無博覽者且并欺後世其罪于是爲最大也

前漢詩不使事至後漢酈炎見志詩始有陳平教里社韓信釣河曲及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之句孔北海呂望管仲兩言耳曹氏父子益張之漢折楊柳默默獨行行與大曲之滿歌行爲樂未幾時樂曲之傷歌行昭昭素明月皆曹氏兄弟詩也君子行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思王集載之明是思

王作而梅禹金收入漢樂府又善哉行仙人王喬奉藥一丸慙無靈輒以報趙宣淮南八公要道不煩此確然

子建作而鍾伯敬詩歸選入古辭並非也

相和歌辭長歌仙人騎白鹿岩岩山上亭二首氣味絕是魏音尤似曹氏兄弟作比子建稍平矣閱藝文類聚爲子桓盟津篇之前半歐去魏近故當從類聚爲正得此頓豁宿疑

古八變歌亦似魏詩但非曹氏兄弟筆耳全璧無瑕其次則黃鵠一遠別然亦微嫌其纏與複李陵長時不再

至三首絕勝蘇者以其簡厚淵永也蘇骨肉緣枝葉篇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四語頗牴牾不相屬恐有脫句而從來論者未嘗疑及何與

李陵錄別爍爍三星列寂寂君子坐二首却似子卿氣味文章敘一事自有一事之始末近代評閱家動曰某句伏某案某句照前某句使學者每爲古文未舉筆而先布開架次設關鎖甚至有特重出數字以爲照前者大可笑也故先秦西京之文乃亡于近代之評書者也

古文有追敘者自不得不然如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其敘娶申豈特設此爲克段案耶就中有小事不得不先入一語爲張本者如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則是爲後立司馬欣爲塞王張本耳如曰季父項梁豈亦爲死定陶案耶子夜歌中如歡從何處來端然有憂色三喚不一應有何比松柏此詩最妙前不敘事而自見其平昔往來之狎密後不言誓而自知其夙昔必有指松柏之言若使近

日作古文者爲之必將敷演作長詩先敘其懽洽而後及于憂色先述其松柏之誓而後及于不應矣二十字無首無尾卻有前有後以此求之不獨通詩兼悟古文又如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此有何情何景何事而古雅雋永味之不盡將游子計程之心道途涉歷之況一一函蓋所以不可及也十九首無可思議矣如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以此二十言較老使我怨四字便覺此如嚼蠟寶元妻人不如故四字簡俊矣上比以我

御窮一言便覺彼味悠迴學者知此方于詩稍有入處願爲雙鴻鵠思爲雙飛燕皆源于柏舟之不能奮飛也南箕北有斗迢迢牽牛星卽出自大東之簸揚服箱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卽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之感念也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卽標梅迨吉迨今之情切也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卽山樞他人入室之慰遣也故三百篇者詩之崑崙亦詩之海也無能出其範圍者學三百篇庶幾得十九首學十九首得似建安足矣從近體入者曷由覩河源開支機石哉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只
用前四句便是絕妙絕句
子建詩雖獨步七子東坡文雖雄視百代然終不似孟
德明允蒼茫渾健自有開闢之象此非以父子觀之論
之也殆實亦氣候使然具眼自得之耳如昌黎亦果止
似中興故起衰之評不謬也其他詩家有開闢氣象者
鮑明遠陳子昂庶足當之此四公詩文乍讀俱如別是
一國人到此芟茹立宇其語言舉動神彩光氣俱有不
與常倫處

今日同堂出門異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子建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摩詰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杜數語一類也而子建語爽俊摩詰語酸冷老杜語慘淡譬之一琴二手宮商異曲一曲兩彈疾徐殊奏吾友熊伯甘言詩常有得其微處曾曰如蕭蕭馬鳴便是盛世畋還氣象杜倒其語而加一風字于中曰馬鳴風蕭蕭便是邊塞景色此語可謂知音少時與伯甘東郊看迎春伯甘有蕭蕭風馬鳴之句寫出太平春氣足括杕杜末章

雙桐生空井江離生幽渚自君之出矣皆詩句也魏人之句宋已爲題劉宋之句齊已爲題蕭齊之句梁已爲題然則論語孟子至宋始以爲題者六朝爲之先驅矣太白來日大難篇來日一身攜糧負薪今日醉飽樂過千春一醉飽耳而遂樂過千春乎何其言之汗也夫英雄混跡于傭保異人隱形于乞丐不屑不潔饕餮嵚崎往往如斯蓋以玩世不恭遂其超然自得此其所以能金丹滿握前乘龍上天也此太白自道自傳神前乎此者惟東方曼倩足當之故能戲萬乘若僚友視傳列如

草芥耳

何遜機杼蘼蕪妾裁縫篋笥人將上山采蘼蕪新裂齊紈素二首各收入五字內極爲組練是盛唐人鍛句鑄事所祖露溼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則又初唐人洗滌穠滯所取法也

劉綬詩所以登臺榭正重接烟霞虞羲冠者五六人攜手巖之際謝燮杪秋之遥夜明月照高樓此調已濫觴于梁陳非至王孟而始有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鴻諸語也

老杜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三愁字夾兩日字以愁日愁日愁相接皆謂古無此體然非自杜創也何遜擬古云家本青山下好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悵非以上青山上青山及兩上一相接乎若陳後主戲贈沈后則二十字中有五留人三不字而首二句以三留人兩不字相接爲句矣

王邵冬夜對雪詩使先讀三唐後看六朝者掩姓名而問之未有不以爲左司也寒更傳唱晚清鏡覽衰顏隔牖風驚竹開簾雪滿山洒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閑借問

袁安舍脩然尚閉關

詩至唐聲直是有別傳卽用字有不得泥古者如子規在史記歷書作秭鳺今從子規則輕秀若書作秭鳺卽癡拙矣此等豈非聲外別傳南榮子曰蠐螬長虹一物也又皆一東韻而律以蠐螬押則塾矣三百篇固有不可入律詩者也又如凍雨洒塵楚詞也一東韻有以凍字押者乎又如明妃稀歸人却使子規字不得

吹笛關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詩家用上二字者至今引以爲例然

風月二字首並見則後風飄月傍語亦易覺不如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之輕妙渾然乍讀之初不覺連用山樹字也于參天之杪想百重泉于百重泉知一夜雨則所謂千山杜鵑者政響于夜雨之後百重泉之間耳妙處豈復畫師之所能到前身畫師故是

贊公房側塞被徑花注從未及法顯西域記云爾時天人側塞空中招魂篇皋蘭被徑信乎杜無一字無本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從來評者解者俱失之吾與

亂離片瓦立錐皆無矣而所至如歸蓋賴朋友之惠自屋自穀而外如坐具臥具飲食炊汲凡百所用無一不出于友朋者每念欲歸則凡百俱無以是始知老杜之解而歎吾朋友之多厚也承平時讀者何足以知之詩書遂牆壁頃日詩書求牆壁而不可得矣奴僕且旌旆故有憤激至于出仕者不讀詩史豈識春秋至行在夜深殿突兀突兀二字妙甚濶地暗天金碧俱隱乍見高大聳目知其爲殿耳暎黑忽得此語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將卒驕惰糜費侈態言內具

之醉客沽鸚鵡杯也佳人指鳳皇釵也噇琲遺簪之意舊注謂鸚鵡自負能賦又謂引禰衡事鳳皇譽坐客奇瑞又謂疑用蕭史弄玉事俱可笑南榮子曰詩有索解即非者如渭水自臨秦塞曲黃河自繞漢宮斜秦塞漢宮何等冠冕曲對斜景象恰合如注引宮人斜便不成話矣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遠字飄忽靈迴情景俱出俗本改爲源上風味索然立春雨見于本草謂立春節以後三日內之雨男子婦人各服一杯宜子雖三皇書也而以注杜詩之濛濛立春雨謂其有本

却可笑立春日進生菜是唐典故也乃杜詩春日春盤細生菜生字粘上細字如憨生瘦生之解方有致豈必按典故乎

漫堂說詩

宋犖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漫堂說詩

清 商邱宋 犖牧仲著

詩者性情之所發三百篇離騷尚已漢魏高古不可躐學元嘉永明以後綺麗是尚大雅寖衰獨唐人諸體咸備鏗鏘軒昂爲風雅極致顧篇什浩繁別裁不易高廷禮品彙庶幾大觀廷禮又拔其尤者爲正聲一編近代庶常館課與文章正宗竝誦習之蓋詩家之正軌也學者從此入門趨向已定更盡覽品彙之全編考鏡三唐之正變然後上則遡源于曹陸陶謝阮

鮑六七名家又探索于李杜大家以植其根柢下則汎濫于宋元明諸家所謂取材富而用意新者不妨流覽以廣其波瀾發其才氣久之源流洞然自有得于性之所近不必撫唐不必撫古亦不必撫宋元明而吾之眞詩觸境流出釋氏所謂信手拈來莊子所謂螻蟻稊稗瓦甓無所不在此之謂悟後境悟則隨吾興會所之漢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漢魏不唐不宋亦可無暇撫古人並無暇避古人而詩侯熟矣不則胷無定見隨波而靡譬一盲導之于前羣盲隨

之于後曰左曰右莫敢自必嗚呼可哀也已

明自嘉隆以後稱詩家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訾謷故宋人詩集庋閣不行近二十年來乃專尚宋詩至余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于家有其書矣孟舉序云黜宋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詩之全守嘉隆閒固陋之本陳陳相因千喙一倡乃所謂腐也又曰嘉隆之謂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之羞意主救弊立論不容不爾顧邇來學宋者遺其骨理而摹撦其皮毛棄其精深而描摹其陋劣是

今人之謂宋又宋之臭腐而已誰爲障狂瀾于既倒耶

李于鱗唐詩選境隘而詞膚大類已陳之芻狗鍾譚詩歸尖新詭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計皆無足取蓋詩道本廣大而彼故狹小之詩道本靈通變化而彼故拘泥而穿鑿之也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于風雅有裨至于杜之海涵地負韓之鱟擲鯨呿尚

有所未逮

古樂府音節久亡不可摹擬王世貞李攀龍及雲閒陳子龍李雯諸子數十年墮入雲霧如禹碑石鼓妄欲執筆效之良可軒渠少陵樂府以時事創新題如無家別新婚別留花門諸作便成千古絕調後來張籍王建樂府樂天之秦中吟皆有可採楊鐵崖詠史音節頗具頓挫李西涯倣之便劣要當作古詩讀無煩規規學步也亡友顧赤方景星擅長此體余最好之五言古漢魏晉宋名篇最夥獨蘇李十九首另爲一派

阮亭云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求之鍼縷襞積之間非愚則妄誠哉知言阮嗣宗咏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于鱗云唐無古詩而有其古詩彼僅以蘇李十九首爲古詩然耳則子昂太白諸公非古詩乎余意歷代古詩各有擅長不第唐之王孟韋柳卽宋之蘇軾黃庭堅梅堯臣陸游要是斐然而必以少陵爲歸墟昔人詩評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蓋篤論也至杜之北征詠懷韓之南山諸大篇尤宜熟誦以開拓其心胸

七言古詩上下千百言定當推少陵爲第一蓋天地元氣之奥至少陵而盡發之允爲集大成之聖子美自許沈鬱頓挫掣鯨碧海退之稱其光燄萬丈介甫稱其疾徐縱横無施不可孫謹亦稱其馳驟怪駭開闔雷電合諸家之論施之七古尤屬定評後來學杜者昌黎子瞻魯直放翁裕之元好問各自成家豈余于子瞻彌覺神契豈所謂來自華嚴境中者余亦有少夙緣耶初唐之長安古意帝京篇已屬陳言無須效尤何大復序明月篇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反在

少陵之上此未嘗槩七言之正變而言之不足爲典要也

律詩盛于唐而五言律爲尤盛神龍以後陳子昂杜審言沈宋開其先李杜高岑王孟諸家繼起卓然名家子美變化尤高在牝牡驪黃之外降而錢劉韋應物郎士元清詞妙句令人一唱三歎卽晚唐刻畫景物之作亦足怡閒情而發幽思始信四十字爲唐人絕調宋元明非無佳作莫能出此範圍矣

初唐王楊盧駱倡爲排律陳杜沈宋繼之大約侍從遊

宴應制之篇居多所稱臺閣體也雖風容色澤競相誇勝未免數見不鮮品彙以太白摩詰揭爲正宗錢起劉長卿錄爲接武均之不愧當家晚唐李義山刻意學杜亦是精麗若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惟少陵一人而已上韋左相贈哥舒翰謁先主廟等篇雄渾悲壯譬諸泰岱滄溟高深無際品彙推爲大家諒哉

後來元白盡多長篇去之霄壤

世之稱詩者易言律尤易言七律每見投贈行卷七律居半不知此體在諸體中最難工品彙推尊盛唐未

嘗不當至王李七子而濫矣鍾譚起而闢之然鍾譚無詩也自後雲間陳李諸子闢鍾譚虞山錢牧齋又闢雲間出奴入主迄無定評平心而論初唐如花始苞英華未暢盛唐王維李頎岑參諸公聲調氣格種種超越允爲正宗中晚之錢劉李義山劉滄亦悠揚婉麗颯颯乎雅人之致義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學者皆宜尋味獨少陵包三唐該正變爲廣大教化主生平瓣香實在此公惜未能闚其閫閾東坡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骨然不敢以難而謝之學

杜有得即學蘇學陸無乎不可

五言絕句起自古樂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國輔號爲擅長王維裴迪輞川倡和開後來門逕不少錢劉韋柳古淡清逸多神來之句所謂好詩必是拾得也歷代佳什往往而有要之詞簡而味長正難率意措手六言作者寥寥摩詰文房偶一爲之不過詩人之餘技耳

詩至唐人七言絕句盡善盡美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以及婦人女子佳作纍纍取而諷之往往令人情移

迴環含咀不能自已此眞風雅之遺響也洪容齋萬首唐人絕句編緝最廣足資吟咏大抵各體有初盛中晚之別而三唐七絕竝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羣龍標更有詩天子之號楊升菴云龍標絕句無一篇不佳良然少陵別是一體殊不易學宋元以後頗有名篇較之唐人總隔一塵在

唐以後詩派歷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數宋初晏殊錢惟演楊億號西崑體仁宗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謂之歐梅亦稱蘇梅諸君多學杜韓王安石稍後亦學

杜韓神宗時蘇軾黃庭堅謂之蘇黃又黃與晁補之張耒陳師道秦觀李廌稱蘇門六君子庭堅別開江西詩派爲江西初祖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爲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人大概杜蘇之支分派別也其後有江湖四靈徐照翁卷等專攻晚唐五言益卑卑不足道金初以蔡珪吳激爲首世稱蔡吳體後則趙秉文黨懷英爲巨擘元好問集其成其後諸家俱學大蘇元初襲金源派以好問爲大宗其後則稱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元末楊維楨李孝

光吳萊爲之冠前如趙孟頫郝經後如薩都剌倪瓚皆有可觀明初四家稱高啓楊基張羽徐賁而高爲之冠成宏閒李東陽雄張壇坫迨李夢陽出而詩學大振何景明和之邊貢徐楨卿羽翼之亦稱四傑又與王廷相康海王九思稱七子正嘉閒又有高叔嗣薛蕙皇甫氏兄弟稍變其體嘉隆閒李攀龍出王世貞和之吳國倫徐中行宗臣謝榛梁有譽羽翼之稱後七子此後詩派總雜一變于袁宏道鍾惺譚元春再變于陳子龍本朝初又變于錢謙益其流別大槩

如此

余年十二即奉先文康庭訓從事聲律旋入侍禁闥側身屬車豹尾間此道便棄後歸故園追隨侯方域賈開宗徐作庵諸君分題拈韻篇什遂多迨筮仕黃州官衙岑寂頗究心詩學然初接王李之餘波後守三唐之成法于古人精意毫未窺見康熙壬子癸丑閒屢入長安與海內名宿尊酒細論又闌入宋人畛域所謂旗東亦東旗西亦西猶之乎學王李學三唐也庚申戾州返命舟泊鄱湖月夜望匡廬與兒至作

詩話忽有所得阮亭侍郎序余西山詩云黃州以前守而未化虔州以後每變愈工余愧未敢當足見此道自有實證放翁論詩長句云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末云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殆先我而言之矣年來平江使院與老友邵青門長蘅晨夕揚扢方思就所已造廣所未能而老已冉冉至念之三歎戊寅長夏兒致鈞心豔父兄倡和之樂欲請學詩因書此說付之

並記余學詩崖略于末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唐詩談叢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